

老歪

■飞鸟

那年冬天，我随同村的钢叉去建筑工地打工。

在工棚里，钢叉和几个人抽着烟用扑克赌钱。我掏出本小说，不由得苦笑，光线太暗了，随手一扔，砸着了邻铺的人。他揉着眼睛抬起头，我忙道歉。他没说话，看了我一会儿，又躺下了，打开收音机，有个打牌的人喊：“老歪，声音放小点，老子输钱了，小心拾掇你。”他把音量调小了。

天上星还未散尽，哨子声响起来。我用慢头夹根腌红萝卜，舀一碗小米稀粥。看墙外一棵削断头的梧桐上飞旋起无数叽叽喳喳的麻雀，东方泛起一溜溜的鱼肚白。饭后集合，工头开始分活。

我跟着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运砖头，他太邋遢了，一件半大的袄，已经分不出质地的颜色，看上去灰乎乎的；一条黑裤子，满是污垢；脚上穿一双旧解放鞋；头发不算长，却脏乱；胡子茬和脸上的水泥灰、油灰很好地结合了；皱纹里一双不大的眼。他走起路，耷拉着脑袋，迈左边的脚身子就向左边歪，迈右边的脚就向右边歪，我差点笑出来。

他忽然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我迟疑了一下答：“十六。”他站住了，好像想什么事情。工头直着嗓子喊：“老歪，快点干活去，找骂呢还是今天的工不想要了？”老歪连忙快步走，身子晃得更厉害了。

装砖头时，老歪说：“你站里面些，看见戴红安全帽的过来再干，没人就歇着。”他装砖头的样子，让我忍俊不禁。他拿起一块砖头，反复看，像琢磨一件奇特的物品，然后，再慢慢地放进车斗里，像电影上的慢镜头。他不爱说话，说话时又不看你的脸，好像是自言自语。他说：“你应该上学，要不，去哪里学个技术吧，才十六啊。”

晚上，工棚里的大人都出去玩了，老歪好像睡着了，我一个人听着收音机。钢叉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进来了，他走到我身边，看看老歪，老歪发出轻细的鼾声。钢叉说：“焦辉，想不想挣钱？”我说：“这不是废话吗？”他压低声音说：“明天晚上，跟我们出去吧，挣大钱。”我犹豫了一下。他说：“干一次，顶你在这累死累活几个月。”我心动了，说：“中，我就干一次，挣了钱回家接着上学去。”

第二天我干活心不在焉了，老歪问：“病了？”我摇摇头。他说：“肯定病了，还不轻



呢。”我没理他。下午工头派活，让我和老歪去抬一个电机。电机不大，有四十来斤，我在前他在后，用一根钢管抬着，轻轻松松地走。走着走着听见“啊”一声，我忙转身，看见老歪绊倒了，电机不偏不倚地正砸在我右脚上，这下轮到我“啊”了，一阵钻心地疼，看，血流出来了。

老歪连忙用小斗车拉着我，去了工地旁边的诊所，幸好骨头没事，皮外伤，上完药就回来了。工头骂了他一顿，老歪一迭声：“都是我的错，药费我拿，他的伙食费我也拿。”钢叉又说：“焦辉不能干活了，每天的工钱咋办？”老歪说：“一天十七块三，我出。”都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晚上，钢叉他们几个出去了，天明才回来。这天钢叉没出工，蒙头睡觉。下午，他买回来几瓶啤酒，几根火腿肠，我是第一次喝啤酒，晕得不行。钢叉又说：“我分了一千多块呢，你砸着脚了，没去，真亏啊。”我遗憾而且羡慕不已，更加恨老歪。钢叉安慰我：“伤好了，再跟我们干，准能发大财。”

过了几天，我已经能慢慢地走路了。这天上午，我歪在工棚里看书，钢叉和几个上了夜班的工友都在蒙头大睡。忽然进来几个人，有一个人冲到我面前，低声却威严地说：“我是警察！不要动！”我吓得目瞪口呆。他手里拎着枪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焦……焦……焦辉。”另外几个人也拎着枪，站到

那些蒙头大睡的人前。一个人大声喊：“钢叉，钢叉，快起来。”钢叉掀开被子揉着眼答：“谁？弄啥哩？”“你是钢叉？”“是啊，干啥哩？”“警察！不许动！”几个人扑过去，摁住了他。

钢叉鬼哭狼嚎起来，惊醒的工友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进来了，钢叉被抽去了皮带，戴上手铐。几名警察架着他走出工棚，钢叉浑身筛糠，变了声调地哭喊着，小便也失禁了。钢叉大我两岁，今年十八了。我忽然浑身颤抖，牙齿咯咯喳喳地互相撞击着。

后来知道，钢叉他们那晚打劫了一个男人，那人拼命反抗，被踢到天桥下摔死了……

我在钢叉被抓后，发起了高烧，老歪送我去打了吊针。烧退后，我决定回家。

老歪一直把我送到了车上，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送给我。他说：“一回也不中啊，我有个儿子，高高瘦瘦的和你差不离，警察去抓他，他吓得从六楼跳下去，摔死了。”我猛然愣住，老歪慢慢地走出车站大门，我才回过神来，已然明白了一切，不自禁地泪流满面。

车开动了，我打开老歪送的书，发现里面夹着叠钱，半拉烟盒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：该（孩）子，去上学吧（吧），要不，学个记（技）术吧（吧）。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275008785>）

人淡如菊

■尚纯江



风舞落叶，柿叶飘红。香茗在口，菊香在喉。观菊，赏菊，品菊，时光一直像黄昏的夕阳，缓缓流淌。直到夕阳退去铅华，一轮明月慢慢地爬上树梢，泻一地银光；直到月华如水，把几株黄菊弄湿了衣裳。我起身，恋恋不舍地回屋，用键盘敲下几句诗行。从田园潜出的平平仄仄，顿时弥漫心间。

在如今喧嚣的闹市中，我人淡如菊。于物欲横流中寻一份清静，寻一份孤独，寻一份雅兴。于今社会里，要想做到“心素如简，人生如

菊”，谈何容易！要做到“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”，少一分俗气；还要做到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少一分戾气。淡在荣辱之外，淡在名利之外，淡在诱惑之外。沉下一颗清净之心，聆听自己的声音。红尘潇潇，置若罔闻。一颗清静无为的心，像一羽白鸽，在晴朗的天空，自由飞翔。此时，一颗心与淡然之菊微笑面对，砰然相通。

唐代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中说：“玉壶买春，赏雨茅屋。坐中佳士，左右修竹。白云初晴，幽鸟相逐。眠琴绿荫，上有飞瀑。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”。此情此境，让人为之神往。但以“人淡如菊”论，心如淡然，何处不是南山？心中之淡，能够让我们在这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中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；人淡如菊，心素如简。

人淡如菊，就会少了一份张扬，多了一份平和，就会多了一份宽容。人淡如菊，就会多一份恬淡明净。人淡如菊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就会添一份淡然和从容；就会少一份不安和躁动，让诱惑和肤浅远离人生。就会有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的舒心惬意与淡然，就会有清新的笑容，端庄的气质，深厚的涵养。

人淡如菊。在人生的短短历程中，诱惑与坎坷相伴一生。以一份娴静洒脱的心态，平淡对待一切，对待人生，冷眼看尽繁华，就会举重若轻。

树叶飒飒，秋风又起。浩渺夜空，月朗星稀。心素如简，人淡如菊。梦里，我衔住几缕菊香，吟诵唐风宋雨。

（作者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9af39790101c61y.html）

杞人忧天

■李雅

1

这个三岁多一点儿的小人儿真是让我疼爱极了！

他小心翼翼地帮我拿着餐具；看到我忙碌后一脸疲惫的模样，他柔声地说，妈妈，你辛苦了，我给你捶捶背吧；他对我信誓旦旦地承诺，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挣了钱，给你买漂亮衣服，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玩具……这些时候，我好爱他！

每当他搂着我的脖子，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对我说着“妈妈，我想你了！咱们说说话吧……”这时候，我更是爱极了他！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他毛茸茸的头发，我凝神盯着他黑溜溜的眼睛，我俯下头去亲吻他的头发、他的额头、他的脸颊，可总也看不够，总也亲不够……

于是，我自私地幻想着，如果他能永远这么乖巧地躺在我的怀里，永远也不再长大，那该多好！

2

数日前曾看到一则广告，其中的几个慢镜头画面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上。

画面一。茵茵的草地上，一位年轻的妈妈在前面奔跑，边跑边回头笑眯眯地望着身后欢快地追赶着自己的儿子，眼里满是幸福和慈爱。

画面二。年轻英俊的儿子昂首挺胸，步履坚定，妈妈手里固执地搜着他飘逸的围巾，目光里略带忧伤，虽近在咫尺，却远在天涯。

画面三。满头白发的母亲定定地站着，定定地凝望着慢慢远去的儿子的背影，那苍老的眼神里，有不舍，有牵挂，有祝福，更有对人世沧桑的无奈与感叹……

眼泪瞬间落下，连短促地酝酿一下感情的过程都没有！

一生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在这一生当中，儿子究竟能陪伴在我们身边有多久？无论爱与不爱，下辈子，我们都将不再相见！我看到了若干年前自己出嫁时妈妈红肿含泪的双眼……

3

办公室里，和同事们聊天。

我真担心儿子长大之后会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说。

他才多大啊，你想得真多！你家老公娶了媳妇忘了娘了吗？小美说。

没有，他对他娘可好呢。我说。

是啊，那你还担心什么？世上有几个男人会娶了媳妇忘了娘！小美说。

你啊，真是杞人忧天！暖暖接过话。难道我真是杞人忧天吗？一时间，我的神情竟有些恍惚起来。

那是和儿子的一次谈话。

儿子，如果你长大了，不在妈妈身边，又想妈妈了，该怎么办呢？

我给你打电话啊！喂，妈妈，我想你了……儿子粲然一笑，眼睛弯成了月牙儿。顿时，鼻子酸酸的，眼睛涩涩的……

爱人确实没有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但是，一年之中他能给娘打几次电话，又能回家看娘几次呢？

于是，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——我要把儿子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成长尽数记录下来，等到他不再单单属于我一人的时候，用以打发无数个寂寥的夜晚……

4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里说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，不必追。

那么，我就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默默地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既然他终究是要长大，终究是要展翅高翔……

（作者博客：<http://user.qzone.qq.com/87455827/blog/1384012959>）

